

压抑二重奏：试论《琴声如诉》的音乐性特征

魏秋寒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被译介到中国的第一部作品,小说标题以乐曲名的形式在正文中多次出现,钢琴这一音乐元素更是直接出现在了小说中,钢琴课的剧情也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此外,小说某些段落的设置与篇章结构,也有鲜明的节奏感。杜拉斯在小说中,没有设置复杂的人物关系网,有姓名的人物屈指可数,人物的模糊处理、情节的淡化,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遐想空间,这与音乐作品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琴声如诉》的文本有极大的音乐性特征,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如歌的中板》(Moderato cantabile, 1960)充分发挥了这一特征,同时利用光影、配乐等元素巧妙地展现了动人的“爱的乐章”。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拉斯;音乐性;重复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9-00019-03

一、引言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以爱情主题的创作闻名于世,中篇小说《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 一被译为《如歌的中板》)是她1958年的作品,也是她首次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在《琴声如诉》中,杜拉斯探讨了爱情与死亡之间的微妙联系,“只有在死亡的毁灭中,才体会到令人颤栗的极度的爱”()。小说中音乐元素的出现值得注意,“富有音乐修养的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会有音乐的灵感辅助。”()其实杜拉斯本人对音乐有所涉猎,她曾在一次采访中展现了自己的钢琴才能。或许正是出于偏爱钢琴,她才会选择用钢琴声为读者娓娓道来这则动人的爱情故事。

《琴声如诉》讲述了肖万(Chauvin)与安娜(Anne Des-baresdes)之间隐秘的暧昧情事,爱情绝望时则向死而生。故事发生在一座滨海小镇,安娜是小镇工厂主的妻子,与丈夫育有一子,而肖万只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失业青年。安娜每天的生活重复、单调,她每周带孩子去学习钢琴课,钢琴教师吉罗小姐(Mademoiselle Giraud)的家位于一家咖啡馆楼上。某日周五,安娜与儿子正在钢琴老师家中上课,咖啡馆中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而后楼下的脚步声、吵嚷声纷至沓来。下课后,安娜去咖啡馆看到了案发现场,受害者是青年女子,凶手是一名青年男子,他正匍匐在尸体身上痛哭,他亲吻她、呼喊她,仿佛不愿接受她已离去的事实。

小说开头的这一凶杀案留足了悬念,也引起了安娜的好奇心。第二天,安娜再次前往咖啡馆打探案件的消息,而这一探,让她与肖万不期而遇,同时也揭开了一段不为世俗所容的旖旎情事。

二、重复的“乐章”

音乐作品常常使用重复的旋律片段,音符、节奏、曲调都可以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在音乐中,大段的重复更能使听者对流动的音乐加以记忆,当相关旋律向音乐中心融合和汇总,这种单纯能够让听众一下子进入表达情境,就像一把匕首直入主题,直接而有力。”()在文学作品中,很难实现整个段落的重复堆叠,如果一字都不删改,那与“复制——粘贴”别无二致。但这并不表示文学作品无法借鉴重复这一手法,在《琴声如诉》中,小说标题“Moderato cantabile”在文中多次出现:安娜的儿子正在学习的钢琴曲目,正是Moderato cantabile。

故事中第一次出现这一词组,是在开篇第一章的第二句话,男孩可以说出这一音乐专业术语,却无法解释它的含义,惹得钢琴老师频频生气。小说开篇就出现标题,开门见山,不多费笔墨。而在故事结尾前的高潮——第七章的晚宴中,也出现了“Moderato cantabile”。此处场景中,客人们向安娜询问孩子学钢琴的进度,安娜说儿子总是记不住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反复出现的不仅是“如歌的中板”这一词语,也是男孩记不住该词含义这一行为。这一词组与钢琴、男孩的联系密不可分,而小说标题在正文中的出现,不仅实现了点题,也借用音乐的重复手法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除了这一词语之外,小说中有诸多场景描写、人物动作都反复出现。场景描写如海浪、船舶、日落等。人物动作如安娜喝酒,一杯接着一杯;老板娘倒酒,一次接着一次,次数太多,以至于老板娘自己都心生厌倦。安娜喝酒这一动作的重复性在第七章中最为明显,宴席上,安娜不愿再吃食物,心中又

为爱而不得感到痛苦，她选择用酒消释内心的不快。当天下午，安娜已在咖啡馆饮下不少酒，如今又不停地往腹中灌酒，喝酒的频率如此密集，也使得此时的叙事节奏尤为明快。此外，安娜与肖万多次在傍晚见面，这一隐秘的约会也是重复发生的行为。两人在咖啡馆中对坐时，男孩不断地跑进来，冲进妈妈的怀抱，又再次跑出咖啡馆，与同伴嬉戏；于是作为母亲的安娜，目光频频追寻着儿子，向远方延伸。

重复的关键词、场景描写、人物动作都为作品带来一种韵律感，而重复的疏密更对故事节奏起着有效的推进作用。

三、交响乐与二重奏

小说多次出现风景描写，海边的云彩、霞光，流光溢彩具有缓慢的、鲜明的动态美。云不动，风自动。风与光影的缓慢流动是无声的，却有形；相反地，音乐有声却无形。从小说对天空景色的描写，读者也似乎感受到了流动的、动感的音乐。

小说中的各种环境声也值得注意，咖啡馆外不间断传来海浪声（le bruit de la mer）、发动机声（le ronronnement feu-tré du moteur）、船舶汽笛声、大型器械的作业声（un remorqueur）、孩子们的嬉闹声（des cris et des rires d'enfants）、下工警铃等（une sirène）。咖啡馆内，安娜与肖万谈话的场所，也存在各种背景声：收音机声（la radio）、水流声、玻璃杯碰撞声（remua, rinça des verres）、人声等。不同的声音在门内与门外，仿佛在演奏着协奏曲，又似乎一同构成了大型的交响乐，“不同声部的合唱和交响形成了以双声部为主的多重对话格局，”（ ）环境声为肖万与安娜之间萌发的隐秘爱意提供了遮掩，弱化了二人的谈话与对白。道德维度上，每天的下工警铃声也尖锐地提醒二人，世俗的监控一直存在，他们的感情注定无处安放。在这样一种警醒之下，诸多声音构成的交响乐有了几分悲壮色彩。

小说第七章，安娜一家举办晚宴招待客人，于此同时，肖万却在门外的沙滩上忍受着爱而不得的痛苦。该段描写时而聚焦室内的盛筵，冰鲑鱼、银盘、鸭子；时而转向室外萧瑟的场景，木兰花、沙丘、男人……杜拉斯在这章中有意频繁切换视角，筵席着笔五分，滨海大道着笔五分。一内一外，室内温暖、室外冷清，一处热闹、一处孤单，安娜与肖万分隔两处，却经历着相同的痛苦。房屋内外的对比，安娜与肖万苦痛的相似，形成剧烈的矛盾冲突。在这一冲突之中，木兰花成为了衔接之物，安娜胸前的那朵木兰花，香气甚至传到了室外肖万的

鼻尖。香气无形，音乐也无形。杜拉斯不断让笔尖跳跃，安娜内心压抑的呼喊与肖万发泄于形体上的痛苦相互应和，形成了类似二重唱（duo）的音乐效果。二人没有开口发声，却于无声中，用和而不同的男女双声部完成了这一高潮。

四、小说节奏的音乐性

节奏是音乐中的重要元素，不仅能在速度方面产生不同的效果，也会影响旋律的力量，使其有强弱之分。而在叙事学理论中，叙事节奏的快慢在于篇幅长短与事件延续时间的对比。若篇幅长、故事时间短，则叙事节奏快。小说《琴声如诉》总计8章，男孩的钢琴课只上了两次。小说开篇就是第一节钢琴课，课程设在每周五，第二节钢琴课的次日，安娜便去告别了肖万，因此整部故事的时间只延续了八天。小说篇幅长短的不同处理使故事的节奏有明显的变化。

《琴声如诉》用八个章节叙述了八日的故事，总体节奏较快，但小说描述不同日期的章节篇幅有明显差异。以周五的钢琴课为例，第一个周五出现在第一章，而第二节钢琴课写于第五章，与上一节课相距四章，却相隔了七日。小说的第五、六、七章描写的是同一天，且对这一天的傍晚描写笔墨颇多，足以渲染出高潮。安娜在晚宴上违心地吃了许多食物，但最后都呕吐了出来。这一行为有隐晦的象征意义，道德规范就像晚宴上的食物，安娜不愿放弃内心真爱，却不得不迫于世俗的压力接受道德的审判，内心的拒绝与行为的妥协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小说第四章中的一个段落刻意删除了所有标点符号：

— Ce qu' il faudrait c' est habiter une ville sans arbres les arbres crient lorsqu' il y a du vent ici il y en a toujours toujours à l' exception de deux jours par an à votre place voyez-vous je m' en irais d' ici je n' y resterais pas tous les oiseaux ou presque sont des oiseaux de mer qu' on trouve crevés après les orages et quand l' orage cesse que les arbres ne crient plus on les entend crier eux sur la plage comme des é gorgés ça empêche les enfants de dormir non moi je m' en irais. ()

在这段话中，安娜向肖万描述着理想中的生活，她想离开这个小镇，想居住在没有树的城市，因为她不喜欢风声，海边的噪声吵得她无法安睡。安娜在这一段落中直白地表达了自己逃离现实生活的欲望，这种逃离或许暗含着对爱欲的追求与渴

望。但这些憧憬，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读者阅读这段话时，若想一鼓作气，阅读的语速必然会愈来愈快，且读至末尾必将气喘吁吁。而这种不加停顿、一气呵成的方式，在音乐作品的演奏上也经常使用。当一曲音乐需要推升情感、达到高潮时，旋律的节奏必然会由慢变快，一层层地叠加、推进，让情绪逐渐饱满、激昂，达到预定的顶点时，随着一次情绪爆发，音乐往往戛然而止。突然的留白令听众猝不及防，同时也留下了无穷的余韵令人回味。《琴声如诉》的这段话，正体现了同样的妙处，读来令人有相同的观感。

五、淡化处理与不确定性

《琴声如诉》的人物较少，有姓名的人物主要是主人公肖万、安娜、钢琴教师吉罗小姐，其他出场人物均被模糊掉了姓名。例如咖啡馆老板娘是“女老板”（la patronne），安娜的儿子是“那孩子”（l'enfant），甚至在作者写到安娜、肖万时，也常常用“她”（elle）、“他”（il）代指。“女老板”、“孩子们”、“女人”、“那个人”等诸如此类的代称在小说中的出现占比颇高，足见杜拉斯对人物、故事情节的淡化处理。而故事时间、故事角色的模糊，也使读者有充分的想象余地，回味空间十足。这种不确定性与音乐作品有很强的相似性，音乐虽并非不可捉摸，但所表达的内涵往往是多元的、含糊的，并不确指，因此常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琴声如诉》中大部分人物的扁平处理、时间与情节的模糊，留下了多角度的阐释空间，这正与抽象的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

六、结语

从标题、人物行为、主要故事情节的多次出现，多种环境声构筑的“大型交响乐”，男女主人公视角切换形成的“二重奏”，到小说段落的篇幅分配、故事角色的淡化处理，都体现了小说中蕴含的音乐性特征。虽然《琴声如诉》并非电影剧本，但杜拉斯在创作中有意无意的音乐化处理令作品读来画面感极强，旋律从纸面上自然流出。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跨界的艺术家，小说家、编剧、剧作家、电影导演……她广泛的涉猎使其作品具有“天然的”跨媒介性。小说《琴声如诉》发表于1958年，而1959年，杜拉斯为电影《广岛之恋》创作剧本，电影一经问世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第3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提名。这足以证明杜拉斯的编剧功力与天赋。

小说《琴声如诉》中所体现的音韵感与画面感结合巧妙，读者阅读之时便可以在脑海中响起如电影配乐一般的背景音乐，足见杜拉斯的编剧与导演功力在那时已初露端倪。而此后她执导拍摄的《印度之歌》等作品，更证实了这一点。电影 *Moderato cantabile* 于1960年由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拍摄完成，杜拉斯也参与了编剧创作。影片中，安娜的扮演者是杜拉斯的好友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据说肖万这一角色原本计划邀请加缪（Albert Camus）出演，但未能实现，最终由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诠释这一人物。电影兼具画面与音乐，《琴声如诉》这一作品与电影联手后，更为传神地表现了杜拉斯作品中的音乐性特征。

参考文献

- [1] 欧尔俊,陈召荣.爱·性·死——杜拉斯的情爱作品和她的晚年生活[J].世界文学评论,2007(02):129-132.
- [2] 蔡小容. 若然响然,莫不中音——论严歌苓小说的音乐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06):79-97.
- [3] 谷晓丹. 试论先锋小说的音乐性[D].山东大学,2019.
- [4] 陈民. 论《边界行走》叙事的音乐性[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05):51-55.
- [5] *Moderato cantabile*, Marguerite Dura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58, P.47.